



爱的征服



982268

复旦大学图书馆

2
85-7.7
8014

創作叢書

愛的征服

金石鑒著



樂華圖書公司

1929



1929, 10, 10 付 排
1929, 11, 1 出 版
初 版 1 —— 1500 冊

版 權 所 有

每冊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上海樂華圖書公司發行
四馬路五四九——五五〇號

(一)

景行是在普南大學開學後第三天才會見霞文的。她是他的同學許仲章的妹妹，但他以前都沒有會過她，只在照片上看見過一次。那張照片，是和四五個朋友在一起用手提照像機照的，雖是不能把全部分都照出來，而且還有點模糊不清，但他不覺看了一回又一回的不忍釋手。在四五人中，他不但發見了霞文是最美麗，而且亦最純潔，他不覺心裏自己想道！“這真是我理想中的人物了；”他很

想向仲章要那張照片，但總是不敢出口，以後有幾次回到了仲章的家裏，就想再看看那張照片的慾望亦不知起了多少回，但他終於沒有說出來。

在寒假的時候，霞文亦進到普南大學來了，在她未受入學考試以前，仲章就把這消息告訴了景行，景行非常高興，在暗暗的祝禱她的入學考試成功，而且開學的日期要快快的到來。

在開學的前幾天，景行更急急的想見霞文，他常常跑到仲章家裏去，希望在那裏可以碰見她。結果，沒有會到霞文，只偶然像聽過一兩回聲音，但這是霞文的聲音，抑或是她的妹妹的聲音，他可不能知道。

開學的那一天，景行想今天一定可以看見她了。一定可以在大禮堂舉行開學典禮的時候看見她了。他很早就坐到大禮堂出入口邊的椅子上，一個一個的查看進來的人，但他沒有看到像照片上的人。

他失望了，憂鬱地失望了。

散會以後，他一個人無精打彩地踱到走廊下。這校舍的構造，是有點特別，將五座半中半西的樓房，一字擺開，前面都有走廊，從這邊走廊的盡頭望到那邊的盡頭，幾乎有半里路長。大禮堂就在當中一座樓房的樓上。景行從樓上下來，在走廊裏倚着欄杆，儘望着天空，他覺得他的心是這樣的空虛，這樣的浮動。

忽然，在他的沉悶的意識裏，有一個影子流動，他再抬起失神的眼光向左右巡視時，在西邊走廊的盡頭，有一對男女向西走去。從他的習慣的認識，他知道男的就是仲章，因此他就斷定那女的是霞文了。他不覺衝口的叫仲章，但是遠了，仲章聽不見了。他想追上去，但又怕自己急促的態度，不特要給同學們一種笑話，就仲章兄妹亦要鄙視自己的。於是就在這猶豫遲疑中，他眼巴巴看着他們從西邊的走廊盡頭，走出前面的大草場裏，向着河邊

去了。只留下一個窈窕的影子，在他的腦筋裏時時閃動。

開學後的第三天，仲章約景行去找一個同學錢介之。他本來在同學中最不滿意錢介之的，他每看到錢介之自己吹牛的態度，在女人前獻媚的態度，就已經憤怒了。今天若不是仲章約了，他是不會去的，就是仲章約了，他亦不會去的，不過聽說霞文也是一道去的，才起了去一次的念頭。

他們約好在海邊碼頭上聚齊的。景行到碼頭上時，碼頭上靜悄悄的一個人都不見，只有薄薄的朝陽晒在潮濕的碼頭上，潮水一舒一卷的侵蝕上碼頭來。

景行心裏忽然又很懊悔，今天是不應該來的，自己平時看見錢介之對女人獻媚的態度，已經非常憤怒，難道今天又可以眼巴巴的看他向霞文獻媚嗎？他想到這一層，很急躁的就想趁無人的時候回去，但一轉念，今天不是可以和霞文會見嗎？自

己不去，是空空把這機會錯過去了，而且仲章一定是和霞文說了，今天找不到自己時，他們一定要說自己是不信實的人了。

他正在想時，仲章伴着他的妹妹霞文從左邊沙灘中過來了。

比像片上的霞文大得多了，年輕而又美麗。

“啊！你已經來了呀！”

“啊！來了一刻了。”景行說時，心中不住的在悸動。

“這是景行先生！這是我的妹妹！”

兩個不言不語的深深行了一個禮。

（二）

錢介之住在對海一個小島上，他們是坐着小划子去的。他們三個人並肩坐在小划子中間的橫板上，霞文坐在當中。景行時時偷眼望着她，她和她的哥哥似乎沒有注意到，只遠遠地望着海口外

的白帆。景行覺得霞文比誰都長得好看，他現在坐到她的傍邊，不禁露出不自然的態度來。他平素當着仲章的面是很不客氣的，什麼話都比較說得出來，可是今天什麼都不能說出來了。就想要閒閒的談到海上風景的話，亦不知道說什麼話好了。結果，他只有侷促地呆坐着，一句話都說不出。他的態度雖不自然，但他的心裏却非常舒服。

錢介之是和仲章同班的，他自命是一個交際家，體格很好，各種運動亦很好，而且家裏還有點錢。他和喜歡交際的仲章，是很交好的，尤其是仲章的母親亦很喜歡錢介之。景行想到這點，想到自己不善交際，想到自己體格瘦弱，不覺有點喪氣。但他又一轉念，轉念到自己的優點上來，他覺得他是有文學素養的人，是值得女人看重的人，只要自己努力成名，就一切都很有希望。他想到這一念，不覺又胆壯起來。

仲章似乎覺得太寂寞了，瑣屑地和他的妹妹

談起來了。景行也再沒有心緒去沉想了，只是無意識地極力找尋看霞文的機會。這可算是一朵天然而最美麗的花，它長在用自己的手都可以摸觸得到的近處呀！可惜他和她沒有交談的機會，就是有機會都給自己空錯過去了。只聽她和她的哥哥的談話，就可以知道她是一個說話很合分際的女子，且具有說話的明晰的腦筋。

到船快到小島的時候，景行着急了，他想今天無論如何都要詢問些關於霞文的事，到了錢介之家裏的時候，再沒有這樣好的機會了。於是他結局問起仲章來了。

“令妹今年幾歲？”

“十七歲。還真正是個小孩子，雖然已經長大了。”

“啊！那樣年輕嗎，我以為有了二十歲了咧！”

他以為她已經有了二十歲，或者二十歲以上了，那裏知道她才十七歲呢。他安心了，他恰好比

她大六歲，等到他成名時，她恰好算是十九歲或二十歲罷了。

他又想到這樣的一件事情來了。就是他想他自己是一個看見女人馬上就不能不想到結婚的事體上來的人，凡不願結婚的女子，或不能結婚的女子，對於他是不能發生什麼作用的。

在上述那樣的女子中間，若有應當結婚而又未結婚的女子在時，他就不免要起一種可惜的心理來。因為他認為女子除了做人的妻室以外，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他對於結婚，是當作一件最緊要的事體，並且當他的妻室的女子，只要能夠一心依靠他就得了。

像他這樣的人，看見霞文，當然立刻就會想到做自己妻室的霞文上來，他是專於找尋霞文這樣的女子。所以他暗暗的想，霞文豈不是自己所要求的女子嗎？不過照現在的觀察看來，好像霞文已經超過了他的理想以上的樣子。他覺得她是太美麗

了，她是太好了，要她這樣的女子來做自己的妻室，未免有點過分。但同時他又覺得仲章如果把他的妹妹叫自己認作自己的妹妹，又未免愚弄了他。

他們到了錢介之的門前，景行不覺心裏像要沉下去了，愈行愈近，他的心也就愈往下沉。剛才的輕鬆的幻想，現在像門罅裏忽然吹來一陣風，把室內的溫度減低了，臉上冷了半邊。但他又想這樣的念頭是很可鄙的，他決心坦然的去見錢介之了。

他和錢介之不大來往，只在仲章處會過兩三次，以後偶然會着，不過很淡漠的點頭招呼一下，却沒有交談過。所以他總覺得今天去看錢介之是破例的舉動，只是爲霞文一人而作的破例的舉動。

錢介之出來迎接他們進去，很親熱的很乖巧的迎接他們進去。他先向景行說了些應酬話。像對於景行的突然過訪很驚異般，又像不在意般，向景行說了些很普通的很圓熟的應酬話。景行却很留

意於他和霞文的態度，他對霞文亦不過只講些很熟識的普通應酬話。他覺得他們兩人沒有愛，沒有愛的影象，於是他放心了，他也微笑着很坦然的跟着他們進去。

那晚回家後，他不能不思念霞文了。

(三)

隔了兩天之後，他還不能忘却霞文，就連霞文的笑紋暈痕在他的腦筋裏更覺清晰地不能忘却，他反愈覺得霞文是他的理想以上的人物了。他心裏的霞文的印象愈深，他愈失去了心中的平靜了。這個禮拜日的早晨，他不能不去訪仲章了。他留神聽霞文的聲音，一些都沒有聽到，他愈留神聽，愈覺得靜悄悄般。他雖和仲章談話，而心却懸在霞文身上，所以和仲章所說的話，每每話不對勁，亦聽脫了很多。總覺得心裏不能保持平靜。他不能像平時說話般的自然，似乎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他自

覺着自己的態度的不自然，他怕給仲章看透了他的心事，不得已抽出許多書籍來，翻着看，藉以掩飾自己的不自然的態度。

“你尊敬怎樣的人？”

仲章忽然這樣問他。

“像你妹妹那樣的人！”

他想這樣說，但沒有說出來。

“我還是喜歡正義觀念強，意志強而行其所信的人。但是還要能尊敬他人命運的人，能永久的大大的寬恕人體諒人的人，才真可佩服。因一時的波瀾而浮沉的人，我不能夠尊敬他，還有殘酷冷淡的人，我討厭，自私自利的人，我更討厭。”

這時，像聽到霞文的笑聲，從隔壁房裏透了出來，就像在美山岑寂一聲清磬般的沁透到他的心頭，他不覺精神一壯，同時又覺有些迷亂。但立刻又聽不到了，好像又到後面的房間裏去了。

“你的理想如何？”

“啊！我嗎？我正在迷惑着咧！可以說我是沒有理想的，也可以說我的理想正搖曳不定呢。不過我以爲現代政治家法律家的基礎，好像給蟲蛀蝕了一樣。今後的政治家，不知道要從那裏下手了。當然，目的是在世界的和平與人類的幸福，但是現在世界的現象，財產的不平均，有錢的盡情享樂，窮苦的活活受罪，都是很不好的事情。像這樣的世界，應該要怎樣做去才對呢？這問題，我不能知道，其實就是在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的樣子。我不想做政治家，亦不想做資本家，我雖是一個被壓迫的小資產階級，但一切我都沒有勇氣，而且亦不知道，我不過想當一個學者，當一個超然玩世的學者。自然，當暴風雨襲來的時候，是不容許你靜坐室內的，但現在一般的學生，能夠心裏有自覺的人很少，大家還不都是糊裏糊塗，大家還不是都只受了一種推動，所以……”

景行好像又聽見霞文的說話，他又精神不屬

的把話中斷了。

“怎樣？……是的。什麼事都是不可預知的，不過遇到了就可以知道，所以我以為凡人都要把自己所有的價值，盡量發揮出來啊！”

仲章看見景行不說了，倒很不在意般，繼續把他的意見發揮出來。

景行直到了晌午的時候，才離開仲章的家裏，他沒有會到霞文，懊喪到連走路的神氣都沒有了。他走過了一條沙路，向右轉灣，走到石砌路上來時，他不覺吃了一驚，站着不動，心裏似乎在狂叫道：

“啊！她來了！”

霞文好像從課堂上回來，手提着書包，在前面十丈遠的地方，對着他走來。走到他面前時，很自然的向他招呼，行了一個禮。他想和她說話，但急促不能出口，她已經從他的旁邊過去了。

他悵悵然的走了幾步，再回頭看時，霞文的影子，已經在轉灣的地方消失了。

但他覺得非常的快活。這種愉快的感情、一直回到他的家裏還是很強烈的。他覺得像霞文是值得讚美的人，有霞文存在的人生，也是值得讚美的，於是他很強烈的想向別人讚美霞文，於是他不能再在家裏安坐，他就很高興的訪他的好友陸夢瀛去了。

夢瀛是他的唯一的好友，亦只有夢瀛對他的友情最厚。夢瀛對於文藝，亦是有很深的認識的，而且他的作品也特別受人歡迎。本來景行對於一般愛好文藝的人，總是不肯相下，只有對於夢瀛不但不傷害彼此的友情，而且還互相尊敬。夢瀛對於他的作品，常常表示讚美的厚意，有人說他的壞話時，夢瀛便極力安慰他。他要發刊自己的著作時，夢瀛便極力幫助他。所以他每想到夢瀛，總非常的感激。

有時景行的著作受了惡批評時，夢瀛却祝賀他說：